

台湾易容作品集

# 闹 笑 江 湖



中

远方出版社

易容武侠作品集之⑤

# 闹笑江湖

①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戈 弋

封面设计:刘 念

## 闹笑江湖

易 容 著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新乡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章:24 字数:600千 插页:6

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80595-466-6/I·193 定价:29.80元(全三册)

## 内 容 提 要

江山代有人才出，武林中大凡名人，要么武功高强，要么手段卓绝，不管怎样，均是一代奇人。

蔡小虫、唐三鼠，这名字听起来就跟隔壁家的混混没什么区别，但名字并不代表实力，他们是什么人？竟能使江湖变色，霸主侧目。

江湖中同样有许多女人，但没有一个女人很庄娴，庄娴者只能呆在朱帘紧闭的闺房中。但也不是所有的女人都会用原始的肉体在江湖上做男人的饰物。

这样的男女如红花和绿叶互相映称着，血腥的江湖，他们会变成什么样的颜色呢？

## 目 录

|       |             |     |
|-------|-------------|-----|
| 第十二章  | 征服女人 .....  | 251 |
| 第十三章  | 男人的本质 ..... | 275 |
| 第十四章  | 奇妙的感觉 ..... | 300 |
| 第十五章  | 生死边缘 .....  | 325 |
| 第十六章  | 出神入化 .....  | 349 |
| 第十七章  | 一剑惊魂 .....  | 372 |
| 第十八章  | 鬼见愁 .....   | 388 |
| 第十九章  | 红颜祸水 .....  | 409 |
| 第二十章  | 杀气卷河山 ..... | 428 |
| 第二十一章 | 死不了的人 ..... | 452 |
| 第二十二章 | 仙女下凡尘 ..... | 476 |

## 第十二章 征服女人

他们除了设局严密之外，还把女色应用上去，那些女子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美女，来源以各地妓院为主。

当然，他们也有花工夫训练出来的美女老千。

想想，他们如果没有特殊技巧，想捞，或者吊一个凯子，毕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如不安排一些巧合，艳遇，很难使凯子入网。

于是，在“长江帮”重重布置的精巧设计之下，不吞诱饵的漏网之鱼，实是少之又少了。

在这段思考的时间里，几人已来到一座狭谷。

“云里翻”宇文俊手指狭谷的绳，道：“走过此索，便是百花谷，百花夫人在谷中恭候，请！”

• “你们不进百花谷么？”

“蔡先生别逗了，如果我有这份功力，也不会赌中当千将啦！”

钢索甚光滑，山风强烈，走在上面，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

一掉下去，人就要变成肉饼。

幸好两崖之间，距离并不远，蔡小虫很快就走完，越过狭谷。

只见群山环抱之中，别有天地，群花争艳，微风飘香，扑鼻沁入心脾，流泉潺潺，好鸟枝头鸣转。

蔡小虫只觉仿佛踏入人间仙境。

蓦地，只听得有人在里面带着笑道：“闭着眼睛进来，我正在洗澡。”

蔡小虫暗忖：“难道这百花谷只有百花夫人一人？若是如此，何异遗世独居，怎么会跟长江帮连在一起？”

定睛一看，里面射出粉红色灯光，很温柔、也很迷人。说话的声音，却比灯光更温柔、更迷人。

蔡小虫并没有闭上眼睛。

他若是真的闭上眼睛，那才真是白痴。

走了一段路他眼前就豁然开朗，就仿佛忽然进入了仙境，甚至比仙境中的风光更绮丽。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好端端的豢养了许多蛇，大蛇小蛇到处都是，树上树下，穴洞岩隙，无处不有。

一片锦绣中，居然还有个用白木栏杆围的温泉水池，水池的边缘，盘着两条大蟒。

蔡小虫初步估计，如果伸直，约有四五丈长，粗如水桶，蛇信一伸一伸的似在示威。

人就在水里，只露出一颗螭首。

乌黑般的长发飘浮在水面上，更衬出她的脸如春花，肤如凝脂。

只可惜水并不是清水。

蔡小虫叹了口气，他知道水里看不见的那部份，一定更动人、更迷人。

那女人一双明媚如秋水横波的眼睛，似笑非笑，又喜又

嗔，说话的声音更美如出谷黄莺。

她正在打量蔡小虫，道：“你就是来应约的人？”

“是！”

“你知道我是谁？”

“正想请教。”

“光棍不挡财路，‘长江帮’与你井水不犯河水，为什么三翻两次叫人‘露采’（当场拆穿赌徒做）？”

蔡小虫微微一笑，道：“我不想多作解释，只能说一句：路见不平，众人踩。不平则鸣。”

女的咭咭一笑，道：“那你是打抱不平喽？只可惜你太自不量力，你踏入了百花谷，也就进入了‘双蛇回扬阵’，不是本夫人说大话，你要想活着离开百花谷，怕是千难万难了。”

“瞧你说得如此把握，为什么不发动阵式呢？”

百花夫人白素素叹口气，道：“我没有想到你会来得如此之快，准备在洗完澡后再去招呼蛇儿……”

语音一顿，突然“噢！”了一声，道：“我是不是要你闭着眼睛进来的？”

“是！”

“你的眼睛好像没有闭上。”

蔡小虫也叹口气，道：“我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处于九死一生边缘，我怎么能够闭上眼睛？”

白素素道：“可是我正在洗澡。”

蔡小虫笑了笑，道：“就因为听见你在洗澡，所以我更不能闭上眼睛了。”

白素素再次叹了口气，道：“看来你非但不听话，而且



也不是个老实人。”

“我说的却是老实话。”

“你不怕我挖出你的眼睛来？”

“连砍脑袋都不怕，何况挖眼睛？”

“你不怕死？”

“怕死？”

蔡小虫笑道：“为什么要怕死？天地如逆旅，人生如过客，生有何欢，死有何惧呢？”

白素素嫣然一笑，道：“原来你还是一个有学问的人。”

蔡小虫微笑道：“古人说，朝闻道，夕死无憾。只要能看见你百花夫人，我也一样死而无憾。”

白素素眼波流动，道：“你现在是不是已经看见了我？”

“朝思暮想，总算已如愿。”

“那么你现在是不是已可以死了？”

“还不行。”

“你还没有看够？”

“非但还没有看够，看到的地方也还不够多。”

白素素瞪着双眸，仿佛不懂。

蔡小虫盯着她，好像恨不得能将目光穿入水里，道：“现在我看见的，只不过是你的一部分而已，还有大部分都看不见。”

“你想看多少？”

“全部。”

白素素的脸上，又仿佛起了红晕，道：“你的野心倒不小。”

蔡小虫道：“没有野心的男人，根本就不能算是真正的

男人。”

白素素咬着嘴唇，道：“我若真的让你看，你说不定又有别的野心了。”

蔡小虫笑道：“说不定我现在已经有了。”

白素素一对勾魂摄魄的眼睛，瞬也不瞬的凝视着他，悠悠道：“你长得虽然很帅，但太年轻，你不是我的对手。”

“那也不见得，你为什么有这种想法？”

“因为你太年轻，年轻人定力不够，年轻人‘跳’得很厉害。”

“跳”的意思，不仅是暴躁、冲动，包括好勇斗狠，控制不住自己情绪。

蔡小虫微微一笑，道：“这是你错误的结论，并不是每个年轻人都如此，我就是个能控制情绪的人。”

“你是说你跟他们有点不同？”

“也许还不止一点。”

“我喜欢与众不同的男人。”

“天下所有的女人，都喜欢与众不同的男人。”

所以，他用行动回答了这句话。

——光只是会耍嘴皮子而不用行动表示的男人，女人也不喜欢。

他忽然走到水池旁，脱下了鞋子。

白素素睁大了眼睛，仿佛很吃惊：“你敢跳下来？”

蔡小虫已开始在脱别的。

白素素道：“你既然知道我是什么人，难道不怕我杀了你？”

蔡小虫已不必再说话，也没有空再说话。

白素素又道：“你看不看得出这池子里的水，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蔡小虫根本没有看。

他看的不是水，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百花夫人”白素素的眼睛。

白素素道：“这水里溶入了一种很特别的药物，除了我之外，无论是谁，只要一跳下来，就得死！”

蔡小虫已跳了下去。

“噗通”一声，水花四溅。

“看来你是真的不怕死。”

白素素仿佛在叹息，悠悠道：“嘴里说要为我死的男人很多，可是真正敢为我死的，却只有你，你……”

她没有说下去，也已不能再说下去。

因为她的嘴已被堵住，出不了气。

白素素忽然道：“出去！”

蔡小虫没有出去。

他知道白素素并不是叫他出去，应该出去的是专门侍候她，为她捶脚、擦背的小厮。

果然，原立在池边的小厮，立刻就出去了，闭着眼睛出去的，他根本一直都没有睁开眼睛。

有很多女人只喜欢有野心的男人。

你若对她没有野心，她对你也不会有兴趣。

蔡小虫虽不太了解女人，但他能察言观色，知道这女人并不对他厌恶，于是笑道：“看来他倒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

“他不敢不听。”

“所以他只有出去，我却还能留在这里。”

“太听话的男人，女人的确也不喜欢，可是你……”

没有一个女人会希望自己心爱的人是懦夫，特别是还没有结婚的女人，都希望自己的心上人是个英雄。

女人就像是一匹马，男人是骑马的。只要骑马的有本事，无论多难骑的马，到后来还是一样变得服服贴贴，你要她往东，她绝不敢往西。

白素素眼角瞟着蔡小虫，眼已媚如水，道：“你也只不过像呆子般站水里而已，你还敢怎么样？”

蔡小虫没有开口。

他明白一件事，世上最淫荡的女子，若非最最奸诈，就是最最愚昧。

一个生得美又懂得自己美的价值的女人，对于男人们来说，是极端危险的。

也许有许多开朗爽直的女人，见了任何男人都不怯场，见任何男人都不吝一笑，甚至都敢搭讪。

只不过，你要想再进一步，她可能一下子退出五步，甚至退避三舍。

但百花夫人并不是这种女人。

美人不少，具有智慧的却不多。

不以为自己美的女人，却往往有过人之处。

愈是文静、不说话的女人，情感就愈是丰富。

若是爱上一个人时，当真是死心塌地，可惜百花夫人不是。

兵家云：攻心为上，攻城次之。

要征服女人，只有一种法子。

蔡小虫用的，正是最正确的一种。

人并不一定在欢乐的时候才会笑，就正如呻吟也并不一定是在痛苦时发出来的。

现在呻吟已停止，只剩下喘息，销魂的喘息。

激荡的水波，也已刚刚恢复平静。

百花夫人轻轻喘息，胸前还在急剧的起伏，道：“别人说色胆包天，你的胆却比天还大。”

蔡小虫闭着眼，似已无力说话。

百花夫人却又道：“其实我早就知道你并不是存心跟‘长江帮’作对，你不知道他们是‘长江帮’的人，你做这些事，都是为了一个女人……”

女人的舌头天生就比男人轻巧柔软。

女人不但比较喜欢说话，而且在这种时候，体力总是比男人好。

所以她又接下去道：“可是也不知为了什么，心里竟然酸溜溜，而且居然没有杀你。”

不吃饭的女人这世上也许还有好几个，不吃醋的女人却连一个也没有。

蔡小虫忽然笑了，很得意的笑道：“我知道是为了什么，因为我是个与众不同的男人”

百花夫人叹了口气，没有否认。

蔡小虫道：“所以水里也没有毒。”

百花夫人也没有否认，格格笑道：“我若要杀你，有很多法子，再笨的人也不会相信水里有毒。”

蔡小虫颇有同感，叹了口气，道：“女人真是要一个男人死，的确有很多法子。”

百花夫人道：“所以你现在最好赶快告诉我，你今后还会不会跟‘长江帮’为敌？你现在就给我一个交代！”

蔡小虫莞尔一笑：“你现在已舍得杀我了？”

百花夫人淡淡道：“只有新鲜的男人，才能算是与众不同的男人。”

蔡小虫道：“这么说来，我已经不新鲜了，是么？”

百花夫人柔声道：“女人也跟男人一样，也会喜新厌旧的。”

蔡小虫轻轻的叹着气，道：“可惜你忘了一点。”

百花夫人“哦”了一声，没有说话。

蔡小虫淡然一笑，道：“有些男人也跟女人一样，若是真的要一个女人死，也有很多法子的。”

百花夫人媚笑道：“那也得看他要对付的哪一种女人。”

蔡小虫道：“随便哪种女人都一样。”

百花夫人笑得更媚，道：“难道我这种女人也一样吗？”

蔡小虫道：“对你，我也许有很多种法子，可是我只用了一种，这法子很有效，所以说，只要一种就够了。”

“你为什么不试试？”

“我已试过。”

百花夫人笑得有点勉强，道：“你觉得是不是有效？”

蔡小虫道：“当然有效。”

百花夫人忍不住问道：“你用的是什么法子？”

蔡小虫悠然道：“女人最大的悲哀，也许就是容貌的苍老，青春的流逝，你‘百花夫人’必须依赖这种药物，保持你的容貌，可是现在水里的药质已完全消失，而且……”

百花夫人声音突然僵硬，失声道：“而且怎样？你……”

蔡小虫道：“我当然不会卑鄙到向夫人下毒，且还替夫人解除体内之毒，夫人得好好谢谢蔡某……”

百花夫人迫不急待道：“你什么时候下了解毒药？”

她显然还是不相信。

蔡小虫道：“解药原本就是一种草，事前搓一搓就成了粉，捏在掌心，我一跳下水，解毒粉就溶在水里。”

百花夫人忿然道：“原来你存心不良……”

蔡小虫道：“知己知彼，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当我接到无名柬时，就在‘百花谷’三个字下了注脚，也就联想到了夫人，也作了预谋之策。

但是我并未想到是这种情况，你一再激我下水，强调水中溶入了特别药物，这种以退为进的方法就更提醒了我对你的注意。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于是我在脱衣时取两束‘长春草’在手里，谁都知道，男人脱衣服不好看，所以在男人脱衣服的时候，女人一定不会盯看。”

语音一顿，微笑着，又道：“无论做什么事情之前，我一向都准备得很周到，想得也很周到，在接吻时，我便将含有‘长春草’的真气度入你腹内……”

他话未说完，百花夫人脸色变了，突然游鱼似的划过来，十指尖尖，划向蔡小早的咽喉。

这时，她才知道蔡小虫不是虚言恫吓，没有说谎，同时也发觉自己已发生老化现象，皮肤渐渐起了皱纹，全身的力气，竟已忽然变得无影无踪。

蔡小虫毫不费力，轻轻飘飘的就抓住了她的手，悠然道：“人以纯真为贵，用药控制青春，只是饮鸩止渴，所以

还是老实点好。”

百花夫人声色俱厉，沉声道：“你……你干脆杀了我。”

蔡小虫叹口气，道：“我知道你为长江帮出气只是藉口，其实你是‘魔教’派来的。”

蔡小虫回头对两条巨蟒道：“现在她已不能控制你们了，应该回到原来的地方，继续修炼，不难成为正果。”

这两条巨蟒似是懂得蔡小虫的话，嘶鸣一声，便爬行着离去。

巨蟒一走，满山满谷的蛇群也走了，消失得一条都不剩。

蔡小虫并没有杀死百花夫人，他知道她在武林掀不起巨浪，也起不了作用。

说完，朝百花夫人作了个长揖，这才迈步离开了百花谷。

身后，传来百花夫人啜泣声。

自古美女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

幽谷之中，却有波涛声，是竹涛。

将近黄昏，夕阳斜照下，青绿的竹树已变成金黄。

蔡小虫慢慢独行，走在竹林的小径上——他来赴约。

风吹竹涛，一阵又一阵。

眼前全都是竹树，小径更仿佛没有尽头。

一路走来，都没有人踪。

蔡小虫并不灰心，他相信“中州一剑”不是不守信诺的人。

“中州一剑”楚飞云，一言九鼎，绝不会将他请来而避而不见面。



既然已经出柬约人，相信一定会出现的。

转过一个弯，万千竹影里，隐约出现了一道飞檐。

蔡小虫脚下更快！更急！

小径的尽头，是一座庄院。

滴水飞檐下一块横匾，写的正是“中州一剑”四个金色大字。

蔡小虫飞跃来到门前，一眼瞥见那一横匾，脱口一声：“中州一剑！”

这一刻他的眼瞳立时仿佛有火焰燃烧起来。

中州一剑的宅院，并不如传说中的华丽，却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威严，横匾上每一个字的每一划，看来却像一支剑，在夕阳照射下闪闪生光。

两面矮墙部分已崩裂，门前石队长满了青苔，滴水飞檐下蛛网尘封，只有那块横匾仍擦得光亮。

蔡小虫的眼中也就只有这横匾，拾级而上。

门关着，青铜的龙环已变得暗淡，已失去原有光泽。

他手执兽环，往门上敲了几下，败坏的门响声，听来令人心头怆然。

好一会，仍然没有人来就应门。

蔡小虫不同引吭高呼：“晚辈蔡小虫，应前辈之约而来，恳请出面一见！”

可惜，没有人回答，庄院内甚至一点反应也没有。。

蔡小虫又等了好一会，再一声高呼，结果仍然一样。

他这才留意到滴水飞檐下蛛网尘封，心念一动，伸手往门上推去。

门一推即开，“嘎嘎”的声响令人毛骨悚然。